

国外藏学研究论文资料选编

(内部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民族译丛》编辑部编印

1991. 4.

前　　言

今年5月23日是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为纪念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特编印《国外藏学研究论文资料选编》，作为内部资料分发给专家、学者和其他关心西藏问题的同志研究时参考。全书共收集论文、资料21篇约20万字。在国外浩繁的藏学研究成果中，这些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不能反映国外藏学研究的全貌。由于我们人手太紧，时间仓促，只能是挂一漏万。加之我们经验不足，不当或错误之处可能很多，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民族译丛》编辑部

1991年4月

目 录

- 外国的阴谋 (1)
〔加〕谭·戈伦夫 伍昆明译
- 佛教对藏族生活和文化的影响 (61)
〔印〕A. Ch. 帕乃杰 吴建福译
- 敦煌资料和初期西藏佛教研究 (70)
〔日〕上山大峻 刘永增译
- 吐蕃的佛教 (79)
〔意〕G·杜齐
- 西藏萨满教的表现形式 (108)
〔英〕哈雷姆特·霍夫曼 向红笳译
- 西藏艺术 (116)
〔意〕G·杜齐 张保罗译
- 西藏医药学 (124)
〔波〕艾雷内厄斯·卡尼亚 张 云译
- 1986年日本西藏史研究概况 (127)
〔日〕福田洋一 张永江译

- 1987年日本西藏史研究综述 (130)
〔日〕长野泰彦 张永江译
- 1988年日本西藏史研究概况 (134)
〔日〕斋藤明 张永江译
- 日本的藏学研究 (137)
〔日〕长尾雅人 周德一译
- 光岛督教授与藏学研究 (149)
房建昌译
- 对羌塘藏族牧民的人类学实地考察 (151)
〔美〕M.C.戈德斯坦 C.M.比尔 龙基成译
- 1955年夏秋之间班禅与英国记者
在日喀则的会见 (156)
〔英〕阿兰·温宁顿 房建昌译
- 法国五十年来对西藏的研究 (162)
〔法〕安娜·玛丽·布伦多 耿升摘译
- 1945年以来的苏联西藏问题研究 (175)
〔民德〕克里斯蒂娜·朗格曼 弗雷德·陶贝
张烈才译

-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
藏文藏书 (187)
〔苏〕M·И·沃罗比耶娃—夏杰托夫斯卡娅
Л·С·萨维茨基 何荣参 杨绍林译
- 波兰克拉科夫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
藏医文献 (211)
〔波〕卡尼亞 戚淑蓉译
-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藏学研究 (217)
〔苏〕Н·Д·博尔索霍耶娃 晓河译
- 匈牙利的藏学研究 (222)
〔匈〕乌瑞 佐尔坦·霍尔瓦特 张良春译
- 匈牙利的喇嘛教研究 (228)
〔匈〕J·德尔杰克 张云译

外 国 的 阴 谋

〔加〕谭·戈伦夫 伍昆明 译

(一)

把西藏比喻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位“隐士”并不完全确切。拉萨当局的确与其他政府接触过，而且，在20世纪上半叶，西藏贵族就曾经派遣他们的子弟到印度的英式学校读书。然而西藏社会，特别是贵族，是很保守的，那里显然缺乏实行任何变革的愿望。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或发生于其他地方的任何技术方面的进步在统治阶级的小范围以外都得不到传播。

与外国的接触是存在的。可是这种接触对西藏的政治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与蒙古的交往基本上属于宗教性质，即使存在过一点政治上的联系也已被证明对事态的发展没有多大影响。与俄国的关系，除极短时间外，同样是无足轻重的。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西藏与日本有过联系，这种联系开始时只限于宗教范围，只是偶尔涉及到政治领域。30年代后期，当时在西藏一些寺院里学习的日本和尚曾经引起正在和日本帝国进行殊死斗争的中国人的关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藏甚至一度与希特勒德国纠缠过，当时一个德国代表团可能为了收集情报曾于1939年访问拉萨。至于西藏与尼泊尔的关系，看不出它对西藏的历史进程起过什么作用。

对拉萨当局来说只有下述三种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与中国统治者的关系，与英属印度的关系以及与美国的关系。本章将考察这些关系中第三种关系在最初几年中的情况——事实已证明它是最令人费解的。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和西藏一直讳莫如深，而且

至今仍然如此。这是很不幸的，因为我一向认为弄清楚美国与西藏的关系对了解西藏近30年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和西藏之间最初的联系

美国与拉萨当局的第一次官方联系是在20世纪初，当时探险家、学者、作家和美国驻华使节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开始了对藏族人居住地区的探险活动。^①他在1908年见到了当时正自行流寓陕西省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据报道此次见面是为了讨论达赖喇嘛请求美国帮助他设法返回拉萨掌权的问题。据历史记载，此次会见没有取得什么结果。美国与西藏的联系犹如突然开始时那样又突然中断了，尔后将近40年没有恢复联系。

1942年5月，中国军队在美国“精力充沛的乔·史迪威”将军指挥下，在侵缅日军手下吃了一次大败仗，导致封闭了那条传奇般的滇缅公路。经由这条公路运入中国的大量物资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封闭这条干线便切断了盟国军用物资运入中国的任何陆上通道，使人们在心理上将受到沉重的打击。要想扭转战争局势，必须立即寻找别的办法。空运是从印度东北角开始的，飞越喜马拉雅山，在中国西南的空军基地着陆。在这种最危险条件下所进行的数千次飞行中，有一次一架飞机曾在西藏境内离拉萨约96公里（60英里）的地方突然撞在山上而坠毁，但全机组的五个美国人都幸存下来，被友好的西藏人送至拉萨。他们在那里受到热情的款待，后来被护送到印度。^②

^①威廉·伍德威尔·柔克义：《1891年和1892年蒙古、西藏游记》（首都华盛顿：美国国立博物馆，1894年）

^②《原来这就是香格里拉》，《新闻周刊》1944年5月23日，第24—25页。威廉·贝迪·辛克拉：《跳下到神地，美国空军机组人员在西藏的冒险》（卡尔威克，俄亥俄：卡西顿印刷公司，1965年）。

尽管这些飞行占去了美国空军大量的运输能力，可是这也只能将进行有效战争所需物资的很小一部分运进中国。有人建议另辟一条经过西藏地面的路线取代空运。英印政府和中国政府（当时迁至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讨论。这导致了1942年8月，英国人和拉萨进行接触，探讨建立商道的可能性。中国人当时原则上同意这个意见，但他们要求在全力合作之前必须满足中方的某些条件。中国人要求沿线驻扎他们的军队，表面上为了保护商业货物，但无疑地也是为了有助于表明他们宣称的对西藏的宗主权。^{*}假如西藏人不顺从，蒋介石即可以用入侵加以威胁。^①

像蒋介石在那几年中所宣布的许多事情一样，这种威胁只不过是吹嘘而已，甚至没有引起任何反应。西藏人并不热心于这个计划，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但以所运货物不用于军事目的为前提。他们还要求签订一个三方（英、中、藏）协定，以求进一步表明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地位。中国当然不会同意西藏的条件，就像西藏也没有同意中国的条件一样，结果陷于僵局。印度则坚持要找个折衷办法。中国同意沿途派“员”驻守，西藏也接受了所运货物是“不用于军事目的”的笼统提法。^②

在进行秘密谈判以解决外交纠纷的同时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的前身）指派伊利亚·托尔斯泰上尉（Ilia Tolstoy，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的孙子）和布鲁克·杜兰

• 说“为了有助于增强他们宣称的对西藏的宗主权地位”是毫无根据的，国民党政府从未承认中国对西藏只拥有“宗主权”。——译者

①《美国对外关系》，1942年，中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1967年），第631页。

②战略情报局：《西藏观察》第1—2页。

中尉 (1st Lt Lieutenant Brooke Dolan) 组成一个赴藏使团。他们被指示由陆路从印度出发，通过西藏到中国内地——大概是为了决定一条可以代替缅甸公路的陆路的可行性。战略情报局完全是通过驻印度的英国官员安排了此次旅行的，没有和中国商议——甚至也没有通知伦敦。^①

托尔斯泰和杜兰于12月12日到达拉萨。他们携带了100公斤（220磅）的装备，包括“极为重要的仪器”。在转交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给达赖喇嘛的一些礼物后，于1943年3月19日离开拉萨。他们在西藏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收集情报。他们报告了天气情况，可以用作机场的地点，拉萨市集上主要商品的价格变化，关于日本间谍的情况（他们不可能发现日本间谍，因为他们却被告知最后一批日本僧人已于1940年离开西藏。不过美国官员们报告说至少有8个日本间谍迟至1943年仍在西藏）。^②还有西藏军队的状况，国民党驻拉萨代表的情况，以及许多其他的问题，但就是同选择另一条路以代替缅甸公路的事情无关。的确，连英国驻拉萨的官员们都抱怨“托尔斯泰对运输显得不感兴趣，或者兴趣极少”。^③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一点也没有提到这次旅行预定目的——一条可能的供应路线。另外，托尔斯泰和杜兰在江孜和英国官员们混了一个月，并和拉萨的英国官员及拉萨贵族商议了3个月（一个异常长的时间）；然而报告一点没有提及有关西藏政府的任

① 公共档案局藏外交部档案371/93002，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档案L/PZS/12/4229摘要731/43。

② R·哈里斯·司密斯《战略情报局，美国第一个中央情报局秘史》（贝克莱，洛杉矶和伦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第254—255页。

③ 伊利亚·托尔斯泰：《从印度穿越西藏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1946年2月第90期，第169—222页，战略情报局：《美国陆军上尉伊利亚·托尔斯泰和空军上尉布鲁克·杜兰的旅行和考察概述》，1943年9月1日，中央情报局藏，罗斯林，VA·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档案L/PZS/12/4229。

何政治方面的事情。英国驻西藏官员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监视西藏内部的政治局势的发展。既然是由英国殖民地官员安排他们最密切的盟友作这次访问的，就很难设想不让美国分享一点他们收集到的政治情报。

英国似乎被这个使团的实际目的搞糊涂了，或许是由于更多地关心到美国人侵入了这个当时英国独享的势力范围。^①总之，在伦敦和华盛顿作了一些联系后，美国政府感到必须使英国官员放心，于是在1943年5月15日的一份外交备忘录中，明确地陈述了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

就美国而言，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对西藏地方拥有宗主权*和中国宪法将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版图这一事实。美国政府对此从未提过任何异议。

英国的政策制订者们的态度却不这么肯定，他们陷入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而西藏又是一个“自治的”国家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之间。1943年战争内阁的一个备忘录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作了最好的概括。

我们答应西藏政府，支持他们保持西藏实际上的自治，西藏的自治对于印度的安全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与中国的盟邦关系又使我们很难给西藏以有效的物质支持……在某个阶段……讨论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承认中国对西藏地方拥有宗主权，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因为中国政府为此可以申辩说：宗主权本身就包括一定程度的统治在内。^②

^①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档案L/PSZ/12/4229。

^② 美国人的看法，见《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第630页。查理斯·F·罗麻纽斯与里莱·森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斯蒂尔维尔使团赴中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国防部，军事首脑历史处，1953年），第287页。美国的看法，见公共档案局，藏外交部档案371/35756。

•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对西藏拥有主权，从未承认过对西藏拥有所谓“宗主权”。
——译者

既然美国与蒋介石紧密结盟以求共同抗日，既然华盛顿就西藏的地位问题尚未规定某种官方的立场，那它为什么甘冒与蒋介石疏远的风险，要派一个不必要的使团赴藏，这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想通过一次空中侦察或与拉萨的英国官员磋商就能够确定一条新的路线也是站不住脚的。再者，从印度到拉萨，业已存在一条商道，还有一条从拉萨到西康省每年能够运送3000吨货物的道路。与此相比，美军的飞行大队正以每月航运3000吨的物资越过喜马拉雅山。虽然这次使团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但对西藏人来说，它仍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毕竟交换了礼物。

托尔斯泰—杜兰使团另一个奇怪的方面是当这两人在西藏时，关于另辟一条供应道路的谈判正在进行——尽管重庆、新德里和拉萨之间出现了不少争执。谈判是由弗兰克·路德洛(Frank Ludlow，当时英国驻拉萨的代表)发起的，于1943年5月成功地结束。谈判结束时，考虑到那种每年只允许载运1800吨物资的规定是不切实际的，有关方面便不再坚持这一要求，在决定那些物资不能运输时，西藏人同意对“军用物资”作广义的解释，并特别提到了美国租借法案中提到的各种物资。经由这条路线运输的只是打算供应中国本部的民用物资，^①这种货物的运输量再大也肯定不值得专门派遣一个战略情报局的使团赴藏磋商。

西藏人决定趁机利用美国人对西藏的兴趣，便要求托尔斯泰向西藏提供三台设备齐全的远程无线电发报机，“用于西藏境内的广播”。战略情报局局长“烈性子的比尔”道诺温(Donovan)坚决支持向西藏提供无线电发报机，认为这对赢得战争会有帮助。^②道诺温指出，送几台无线电发报机对美国来说是轻而易举

^① 公共档案局藏外交部档案371/35690, 35691, 35692。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第624。

的事，价值也仅值4500美元。换来的是这些无线电发报机“将使由东到西1200英里（1900公里）的整个西藏地区对盟国的影响开放，并使这个地方更进一步现代化，这对将来是具有战略价值的”。^①托尔斯泰和杜兰离开拉萨仅4个星期后写下的这些话，可能是了解使团最初的基本意图的一把钥匙。但美国国务院对此事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不理会道诺温的热情，不同意向拉萨提供无线电发报机，理由是，这个礼物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纠纷，触怒和结怨中国人。国务院建议战略情报局代之以较为无害的礼物。然而，后来战略情报局没有听从国务院的意见，而于1943年11月将无线电发报机送到了拉萨。

托尔斯泰插手西藏，并未就无线电之事而结束；他在1944年再次主张通过西藏运送军用物资。道诺温知道这点运输量对中国的战事是无济于事的，但他仍向国务院争辩说，这些物资“对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行动会有很大价值”。这个计划使每月分配给战略情报局通过“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飞行”所运送的物资翻了一番。此外，道诺温还坚持道：“显然，经由这条路线获取的情报作为副产品，也是不容忽视的。”^②道诺温反复指出，他深信，西藏在未来对于美国情报机构来说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建议也被国务院以政治上的牵连、这个比其他一切更为重要的考虑而否决了。国务院在这次辩论中获胜。

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西藏发觉自己不再被战略情报局或者（美国）国务院视为战略上有较大利害关系的地区。然而，拉萨增大了对国民党的担心——由于不再有抗日战争之累——国民党会把注意力转向西藏，以求恢复在拉萨的势力。西藏的贵族走不出自己那小小的圈子，他们自然会对英美的支持抱有极大的希望。西藏人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带着贺信前去祝贺英国人和美国

^①《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第626页。

^②R·哈里斯·司密斯：《战略情况局，美国第一个中央情报局秘史》，第255页。

人对日战争的胜利。可是由于伦敦和华盛顿不愿给他们办理签证，代表团到了新德里后便再也不能前进了。1946年3月向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面交了给哈里·S·杜鲁门总统的信，信上说到1943年送去3台（带动无线电发报机的）发电机，由于西藏空气稀薄而不能使用。美军奉命弄到3台柴油发动的发电机（原来的发电机是用汽油的），1946年12月，这些发电机从加尔各答运至噶伦堡，在那里移交给西藏代表。^①

对美国政策制订者来说，这些新的发电机只不过当作象征性的礼物——有限的花销和极其平常的技术——如果中国人抱怨，也易于对付过去。但是对西藏人而言——电只是最近才引进去的，而且这些发电机的使用范围只限于拉萨，每天只能发几个小时的电——可是，这些礼物的象征意义却大大超过它们的技术价值。它们被看作是美国对由年幼的达赖喇嘛所领导的拉萨政府的关心和支持的象征。

东亚的政治变化来得很快。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两个宿敌之间结成的不稳固的联盟，使内战暂时停下来，抗战胜利后，内战再度爆发。在印度、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发生了当地人民反对殖民大国、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日本则处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美国的对外政策在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的世界秩序。至于西藏，驻印度的美国外交官员们的态度与华盛顿制订政策的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1947年1月，美国驻新德里使馆代办乔治·R·米勒（George R·Merrell）向华盛顿送交的一份很长的电报中表明了他的看法：应当派一个使团前往拉萨作为对1946年（为向美国赢得抗

^①情报研究处：《西藏》，第4731期，1948年7月19日，国家档案局外交处，首都华盛顿。

《乔治·马勒尔致国务卿》，新德里，1946年12月9日，全十进卷宗（1945—1949年）

7024盒，89300西藏/12—946，国家档案局外交处，华盛顿。

战胜利前来表示祝贺的)西藏友好代表团的回访。他认为，保持友好的关系至为重要，因为“西藏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地理位置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他认为，在抵制苏联的影响方面，西藏是个极佳的缓冲地带。他确信，印度、中国、缅甸或印度支那存在着敌对政府掌权的现实可能性。面对东亚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西藏及其极端保守的人民可能成为“反对共产主义在整个亚洲蔓延的一个壁垒……和政治动乱大海中的一个保守主义岛屿……(而且)在这火箭战争时代，西藏可能成为整个亚欧最要的地区。考虑到华盛顿可能作出的回答，米勒最后在结语中指出：不难看出，从对拉萨的友好姿态中获得的好处，要比因此招致与蒋介石的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重要得多。^①

但国务院对此项计划并不太热心。代理国务卿丹·艾奇逊(Dean Acheson)答复道，美国军方的评价是，西藏不适宜作火箭发射台，这个时候作一次访问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然而，美国又的确想和拉萨保持联系，并“同意考虑”派外交官员访问西藏，如果这些旅行能够做到“不引人注目，而且是非官方的话”。新德里的美国外交机构当然注意到政府方面的态度。驻那里的美国大使告知华盛顿，为了避免将在西藏独立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冲突，以后所有与拉萨的通信，均应写给“外交局”(Foreign Bureau)，而不能按照西藏人说法，写给“外交部”(Foreign Office)。这表明，美国官方认为拉萨的办事机构仅仅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代表一个独立的国家。^②但在历史文献里，这一微妙的差别很少被人所注意，近来甚至有人大肆宣扬华盛顿与西藏“外交部”的联系，以示美国已承认了西藏独立(见附录B)。

^①《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远东：中国部分(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1972年)，第588—592页(以下简称FRUS·1947年)。

^②同上书，第595—596页。

西藏商务代表团

1947年，西藏政府决定派遣一个“西藏商务代表团”到印度、英国、美国、中国内地和其他一些国家。^①

西藏在贸易方面确实存在很多难题。传统上，它只和中国内地及印度进行重要的贸易。从中国（内地）进口物资最具决定性意义，估计从中国内地进的茶叶每年达1000万吨。^{*}从该地区进口的其他物资包括丝、棉织物、锦、缎，不过，这些物品的输入量与茶叶相比较，数目不大。由西藏输出的商品包括羊毛、牦牛尾、皮革、毛皮、麝香和鹿茸。同时西藏从印度进口西方制造的消费品，诸如肥皂、火柴、纽扣和针；出口一些与向中国（内地）出口相同的物品。

除茶叶外，对西藏最为重要的是羊毛出口。这种羊毛又粗又脏，经印度装船运到美国，用来织造汽车上用的小地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种贸易数量每年约达3000至4000吨。^②然而，从1941年以来，美国由于战争原因不再购买了。羊毛堆放在噶伦堡并开始腐烂。西藏人的困难还在于印度官员允许西藏人使用加尔各答港出口羊毛，却拒绝向他们支付从这些出口中获得的硬通货。印度政府收到美元后换成卢比再交付给西藏人。印度人还对西藏人使用加尔各答港进口货物征收海关税，这不仅使西藏的利益受到损害，也是一种侮辱。由于西藏是个被陆地包围的地方，又

* 显然远没有这么多数量。——译者

① 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294页。夏格巴声称在十月才作出派遣使团的决定，但早在8月初，美国官员和印度官员就已在讨论建议中的旅行。FRUS·1947·第598—600页。

阿莫里·德·里安库尔回忆说，1947年夏他在拉萨时，夏格巴已计划作一次海外旅行。德·里安库尔：《世界屋脊西藏——亚洲的要冲》，第130页。

② 托尔斯泰：《旅行概述》，无页码，见“经济报告”一章。

没有商业机场、铁路或公路，拉萨只好任凭那些官员的摆布，这些人的行动很难证明他们嘴上讲的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看法。

这个“商务”代表团所面临的难题似乎还不止这些。代表团的领导人孜本夏格巴，大约在20年后宣称，此行的目的是希望获得一些帮助，使印度放松对西藏的限制，扩大西藏贸易——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并准备购买一些金条，以支持西藏的货币，以及“表明西藏的独立和主权地位”。^①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样做。

1945年至1948年担任英属印度派驻锡金的行政长官的阿瑟·J·霍普金森 (Arthur J. Hopkinson)作为查尔斯·贝尔爵士 (Sir Charles Bell)的后任者，他的职责包括了解西藏的最新情况，尤其是那些身居统治地位的贵族的情况。霍普金森认为，使团的唯一目的就是去买金子和白银。这是夏格巴一年多来一直想办成的一件大事——主要是“为了寻欢作乐”。^②霍普金森还认为派使团出访是西藏最富的商人、在康区颇有名望的邦达仓家族三兄弟中的老大、四品官邦达仓 (Pang dasang) 想出的主意，他是代表成员之一。这个设想同当时独立后的印度政府的雅瓦哈尔拉尔·尼赫鲁总理不谋而合。新德里官员们告诉美国大使说，在他们看来，使团唯一的目的是代表们为自己捞一把，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够买到的黄金再设法从西藏抛回印度，以看涨的有利价格在黑市上倒卖出去。

代表团（四个官员和一个翻译）从印度旅行到南京，于1948年初抵达，并会见了蒋介石。又从中国前往美国、英国、欧洲大陆，并于一年以后返回到印度。中国政府对这次旅行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认为代表因此次出访系非官方的和纯属私人性质的，代表们所持的西藏“护照”是未经认可和无效的。中国没有反对

^① 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295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598—600页。

代表团本身，并表示如果西藏人同意携带中国护照，愿意将代表团作为“官方的”代表团。^①当然，由于中国当时无力对西藏实施控制，所以，实际上中国人当时既不能帮助也无法阻止这个代表团。

夏格巴本人非常简明地谈出了西藏对使团的看法：

他们在国外的整个旅行中，携带西藏护照和旅行文件，他们访问的所有国家均承认和接受它们；因而，他们开创了支持西藏独立地位的另一个先例。^②

美国政府最近才对外公开的一些文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夏格巴当时也是如实地被告知的。不过也可以想象得出，由于他缺乏外交经验，他所说的，只是他信以为真的一些印象。这个使团到印度旅行，并不需要护照，根据长期以来一直有效的协定，藏民到边界以南旅行不必办正式手续。南京肯定不接受他们的文件，并把他们看成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省份的代表团对首都的访问。因为英国的有关文件仍属机密，现在还难于断定伦敦官方对此事的态度，不过通过美国文件可以找到一条线索。

1948年1月，英国政府通知华盛顿政府：英国将把接待西藏商务代表团作为“一件私人商业事务，不具任何官方意义”^③——即使为他们举行了一次宴会并安排了唐宁街10号的首相接见。尽管西藏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式的政府代表团，持有政府颁发的旅行护照，但他们在英国时，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方面的问题，而仅仅谈论私人商务。英国的签证只是为了向他们提供通行的便利，并不意味着对护照的承认。英国政府的说法是：“西藏拥有某种

^①《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远东：中国部分（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1973年）第757—758页、603、604页。

^②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296页。

^③情报研究处：《西藏》第37页。《赴英商务代表团受到宴请款待》，《泰晤士报》1948年11月24日，第6页。